

CITIES OF THE RED NIGHT

William S. Burroughs

红夜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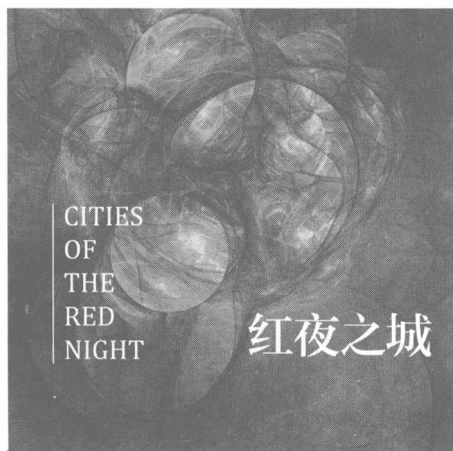


〔美国〕威廉·巴勒斯 著 严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William S. Burroughs



〔美国〕威廉·巴勒斯 著
严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夜之城 / (美) 巴勒斯著; 严蕾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9
ISBN 978-7-5426-5552-3

I. ①红… II. ①巴…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5801 号

CITIES OF THE RED NIGHT

Copyright © 1981, William S. Burrough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6-236

红夜之城

著 者 / [美国] 威廉·巴勒斯

译 者 / 严 蕾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耿江秀 苏雪莹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 × 64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2.5

ISBN 978-7-5426-5552-3/I·1125

定 价: 29.80 元

前 言

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①以及后来的 1848 年革命^②所体现的自由原则早在一百年前就已被海盗公社编成法典并付诸实践了。以下引自唐·C. 塞茨的《在黑旗下》：

米森船长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之一。他要比自己所处的时代领先一百年。他的事业最初是基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愿望，但正如通常所发生的那样，这一愿望在他的个人命运出现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调整时终结。据说，米森船长在打败一艘英国战舰后，召集所有船员开会，并表示，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将被视为兄弟，那些不愿追随他的人则会被安全地送上岸。所有的船员都一致欢迎这种“新自由”。一些人认为应立刻升起黑旗。但米森表示反对，说他们并非海盗，而是热爱自由的人，为了获得平等权利而跟所有受政府暴政统治的国家做斗争，因此白色旗帜是更合适的标志。船上的金钱被作为公有财产放进一个箱子里。衣服被分给所有有需要的

① 美国独立战争。

② 1948 年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反对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

人。海洋共和国全面运行。

米森要求船员们保持和睦。错位的社会仍视他们为海盗，因此，出于生存需要而非暴虐成性，他们被迫向所有对他们关闭港口的国家宣战。“我向他们宣战，但同时建议，对俘虏要仁慈大方，这会让人觉得我们拥有高贵的灵魂，而非因为我们担心自己被俘后会遭到虐待，我们有可能因运气欠佳或缺乏勇气而被俘……”阿姆斯特丹的诺伊施塔特被俘，以2000英镑、砂金和17个奴隶赎身。奴隶们穿上这名荷兰俘虏多余的衣服，被编入船员队伍；米森宣布取消奴隶制，表示那些将他人当作动物一样出售的人证明其宗教信仰只是儿戏，因为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自由……

米森探索了马达加斯加海岸，发现了距离迭戈苏亚雷斯以北 10 里格^①的一个海湾。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立海洋共和国的岸上驻地——建一个小镇和一些码头，拥有自己的地盘。这个殖民地被称为莱伯塔利，根据米森船长草拟的《条约》进行管理。《条约》规定：关于这块殖民地的所有决定都必须由殖民者投票决定；废除一切条件下的奴隶制，包括因无法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废除死刑；主张宗教信仰和活动自由。

米森船长的殖民地大约有 300 人。这块殖民地在土著人的一次偷袭中被摧毁，米森船长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海战中被杀。在西印度群岛和中南美洲还有其他类似的殖民地，但它们无法自给自足，因为它们

① 里格，长度单位，1 里格约等于 3 英里。

人口不足，抵御不了袭击。如果它们能够生存下来，世界历史将会被改写。想象一下，在南美、西印度群岛，以及从非洲到马达加斯加、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密布着这样一些堡垒，这些堡垒向逃离奴隶制和压迫的难民提供避难所：“到我们这里来，在《条约》下生活。”

很快，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的人们就会成为我们的盟友。从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到西印度群岛的糖料种植园，从美洲大陆上被西班牙人奴役而陷入贫困无知、受到美国人恶习和疾病传染并被其灭绝的所有印第安人，到非洲和亚洲的原住民——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潜在的盟友。游击队保护这些堡垒，而堡垒向他们提供给养；原住民向他们提供兵源、武器、药品和消息……这样的结合将不可战胜。如果整个美军在炮火和空袭将堡垒化为废墟的情况下都不能打败越共，那么，欧洲军队在陌生的土地上，面对各种热带疫病的威胁，当然也无法打败这种游击队+堡垒的组合。考虑一下这样一支侵略军将面临的困难：游击队持续不断的骚扰，充满敌意、随时准备好下毒的民众，误导性的信息，将军床上的蛇和蜘蛛，带着致命的食土疾病的豺獭潜伏在营房下并被军团当成吉祥物豢养，痢疾和疟疾开始流行。围困那些堡垒只会带来一连串军事灾难。那些加入《条约》的人势不可挡。白人作为工人、定居者、教师和技工——而非殖民者或主子——受到欢迎。任何人不得违反《条约》。

想象一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样一场运动。面对自由理念的真正实践，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将被迫信守诺言。不受控制的工业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会减少，因为工人和城市贫民将奔赴加入《条约》的地区寻求庇护。任何人都有权住在自己所选择的地区。耕者有

其田，居者有其屋。不再有白人老板、一等公民，抑或是宗主或殖民者。扩大再生产和人口朝城市地区集中将会停止，因为当人们生活在难以置信的丰裕之地，从田野、海洋、湖泊、河流获得生活所需，那么，谁还会去工厂工作、购买工厂生产的产品呢？人们从自然中获取生活所需，因而有动力去保护自然资源。

我引用这个可追溯的乌托邦的例子，是因为它在当时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下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米森船长活得足够长并为他人树立了可供效仿的榜样，人类也许可以避免我们如今身处其中的致命僵局。

机遇稍纵即逝。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奉行的原则成为政客们的空谈和谎言。1848 年革命在中南美洲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共和国，独裁统治，压迫肆虐，贪污和官僚主义横行。这些共和国的成立消灭了这个地广人稀的大洲沿着米森船长的足迹成立公社的任何可能性。不管怎样，南美洲很快就会密布高速公路和汽车旅馆。而在英国、西欧和美国，工业革命造成的人口过剩使公社因缺乏空间而无法生存，这些公社通常受制于国家和联邦法律，频繁地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摆脱政府暴政而获得自由”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城市居民依靠政府获得食物、电力、水、交通、安全和福利。人们住在自己想要居住的地方，与自己选择的同伴一起，在自己认可的法律下生活的权利，在 18 世纪与米森船长一同死去。只有一场奇迹或灾难才能恢复它。

援 引

本书献给远古诸神，献给胡瓦瓦，憎恶之神，他的脸是一堆内脏，他的呼吸散发粪便的恶臭和死亡的味道，他是代表所有排泄物和酸臭物的黑暗天使，骑着呼啸的南风，是腐烂之神、未来之神；献给帕祖祖，热病和瘟疫之神，代表四面风的黑暗天使，脸夹在腐烂的生殖器之间，齙着尖牙，在受灾的城市上方嚎叫着；献给库吐鲁，无法被召唤的沉眠之蛇；献给阿克哈鲁，他为了变成人而去吸人血；献给莱乌苏，他在人类聚居之地出没；献给吉拉尔和莉莉特，他们入侵人们的床铺，将孩子生在秘密之地；献给阿杜，风暴召唤者，使夜空闪亮；献给马拉，勇气之神；献给查赫古里姆，他的数字是 23，他用不自然的方式杀戮；献给查赫里姆，战士中的战士；献给伊查姆那，晨雾和阵雨的精灵；献给伊克斯·切尔，搜集晨露的蛛网；献给祖护依·卡克，火之处女；献给阿·德伊兹，寒冷之主；献给卡克·优·帕卡特，火之神；献给伊斯塔，绳索和罗网之女神，上吊自杀者的庇护神；希姆恩，沉默者，伊斯塔的双胞胎兄弟；扫洛特尔，未成形者，重生之神；阿古奇，射精之神；奥西里斯和阿蒙，以阳物的形式出现；海克斯·春·常，危险者；阿·普克，毁灭者；旧日支配者和星之兽；潘，恐慌之神；主管分散和空虚的无名神；哈桑·萨巴赫，暗杀者之神。

目 录

前 言 / 1

援 引 / 5

第一部

卫生官 / 3

我们用人民的双筒望远镜看见西藏 / 12

医生入市 / 16

这里的政治即是死亡 / 20

营救 / 27

港口 / 30

私人浑蛋 / 35

热病的足迹 / 52

陌生人 / 56

岸上假期 / 63

私掠许可证 / 68

你是盐腌的吗 / 73

马儿瞬移，帽子戏法 驾！驾！ / 79

罗杰港 / 92
母亲是最佳赌注 / 103
是谁? / 114
即使是蟑螂 / 121
爆竹 / 127
需要轿车 / 137
闸瓦的公约 / 146

第二部

红夜之城 / 155
脱离防守状态 / 161
我们就是语言 / 167
一个一星期战斗七天的牛仔 / 176
被一个乳酪蛋糕模仿的无意识 / 180
我们是协调的 警卫是多重的 / 185
“大地图”呼唤转变 / 195
电影剧本 / 第一部分 / 199
非死者欢呼 / 209
这里的天空薄得像纸 / 219
路过的陌生人 / 221
征兵暴乱 / 226
再访达玛其斯 / 233
赤裸的行吟诗人枪击下贱狒狒的地方 / 239

第三部

更衣室 / 245

在“A”火车上很困难 / 254

我可以租任何地方的木屋 / 258

请使用指定给你的工作室 / 270

正在进行一场演说 / 277

梦的胎衣 / 290

走向世界尽头 / 295

行动、支票和屠杀 / 301

好莱坞是不是永远不会学乖 / 307

第二次对这个交易进行争辩 / 312

还有几分钟出发 / 324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 / 325

回到罗杰港 / 339

第一部

卫生官

1923年9月13日

法恩斯沃斯是一名地区卫生官。他总是厌恶主动向生活索取，以至于每次得到对他来说都仿佛是失去；但在他的专业领域里，他不无坚持和建树。当前，洪水和随之而来的霍乱导致的紧急状态并没有促使他采取任何非同寻常的行动，他仍然平静。

每天日出时分，他就卷上油迹斑斑的地图——早饭时他边舔手指上的黄油边研究地图——开上旧路虎车，开始巡街。他时不时停下车订购更多的沙袋，以作巩固堤防之用（他的订单一向被无视，而他也知道这一点，除非是卫生局长跟他一起去）。他命令三名旁观者将一名霍乱病人送到瓦格达的地区医院去，这些旁观者大概是病人的亲属。他留下三颗鸦片以及如何准备米汤的指示，他们点点头，而他又开始上路，因为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

瓦格达的紧急医院建在空置的旧兵营中。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病人却人满为患。这些病人大多数居住在附近且有气力走过来。医院治疗霍乱的手段很简单：入院时每个病人发到一张草席、一加仑米汤和半克鸦片。如果他十二小时后仍然活着，就再给半克鸦片。病人的存活率是百分之二十。死者的草席用药水洗刷过，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护工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干这份工作是因为可以抽鸦片从而将鸦片渣留给病人。煮米汤的味道、鸦片烟的味道、排泄物的味道以及消毒水味儿弥漫在整个医院以及附近数百码的范围内。

十点，卫生官进入医院。他向上级申请更多的消毒水和鸦片，又申请加派一个医生，后者他希望被无视，因为他认为医生在医院里忙前忙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若是给病人的鸦片量太大，医生会提出抗议，或者阻止护工抽鸦片。卫生官认为医生没什么用处，他们只会让事情更复杂，从而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在医院里待了半个钟头后，他去加迪斯会见卫生局长。局长邀请他共进午餐。他毫无热情地接受了邀请，并且拒绝在饭前喝杯杜松子酒或在吃饭时喝啤酒。他挑拣着吃了点米饭和鱼，又吃了一小盘炖水果。他希望说服局长分配更多的犯人大堤上工作。

“不好意思，老兄，没有足够的士兵看着他们。”

“情况确实严重。”

“是啊。”

法恩斯沃斯没有坚持。他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然后到此为止了。新来者往往奇怪他为什么能继续干下去，而像局长这样的老伙计，就知道个中原因——卫生官有一个持续的恶习。每天日出时分，他泡

上一壶浓茶，就着茶水吞下一克鸦片。晚上回到家时，他又服下一克鸦片，在鸦片奏效后才准备晚餐，晚餐即炖水果和面包。他没有固定的男仆，因为怕他们偷他的鸦片。他找了个男孩子，每周两次帮他打扫房间。每到那时，他就把鸦片锁在存放报告的旧保险柜里。他抽鸦片五年了，在第一年过后就稳定了分量，没有再增加，也没有恶化到要注射吗啡。这不是因为他意志坚定，而仅仅是因为他认为他不欠自己什么，这是他仅能允许自己的。

在驾车回去的路上，他发现沙袋已不在原地，那个得霍乱的病人已经死亡，病人的三个亲属服下了那三颗鸦片，目光萎靡。他既 not 生气也不恼怒，只是因为开了一小时车而感到有点疲乏，于是他踩下油门。到家后，他就着一瓶水吞下鸦片，然后打开煤油炉烧水泡茶。他端着茶壶来到走廊里，在喝完第二杯茶时，他感到鸦片的力量顺着脊椎一直扩散到萎缩的大腿。他看上去已经五十岁了，但实际上才二十八岁。他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注视着浑浊的河水和被灌木丛覆盖着的小山。雷声渐起，在他做晚饭时，雨点落到生锈的镀锌铁皮屋顶上。

他被雨声惊醒了。他立刻套上裤子，来到走廊里。雨还在下，水位一夜之间上升到小屋下面十二英寸处，距路虎车的轮毂罩只有几英寸。他服下鸦片，开始烧水泡茶。然后他找出一个格莱斯顿鳄鱼皮旅行袋，开始打包行李。他带上衣服、文件，一个指南针，一把带鞘的匕首，一把韦伯利 45 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火柴以及一套餐具。他把瓶装水倒进水壶，用纸包上一条面包。在倒茶时，水位已升到他脚下，他感到下体紧绷，一阵青春期的欲望涌起，这种冲动因为无法解

释和不合时宜而愈加强烈。他把药品和鸦片放在一个单独的包里，并且做了额外的预防措施，又将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鸦片包在厚厚的锡纸里，放进外套的侧口袋。打包完毕时，他裤子的拉链处已高高耸起——鸦片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

他从走廊进入路虎车，给引擎打上火，向地势较高的地方驶去。他不常走这条路，有几次不得不用斧子砍除树木，清出道路。日落时分，他抵达杜普雷神父的教区。这里已超出他的管辖范围，他以前只见过这位神父一次。

杜普雷神父是一个脸色红润、身材瘦削、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彬彬有礼但毫无热情地跟卫生官打招呼。当法恩斯沃斯掏出药品时，他高兴了一点儿，两人一起去药房和医院。医院只是个四面挡上的大棚屋。卫生官将鸦片发给每个病人。

“不管情况多么糟糕，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好多了。”

神父心不在焉地点头，带头往回走。法恩斯沃斯就着自带的水壶里的水吞下了鸦片，当他在走廊坐下时，鸦片开始发挥效力。神父用带着敌意的目光看着他，尽管他努力掩饰这种敌意。法恩斯沃斯纳闷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神父坐立不安，接着突然清清喉咙，以一种克制的声调问：“你想喝一杯吗？”

“谢谢，不了。我从不喝酒。”

神父的神色放松了，散发出慈爱的光芒。“那喝点别的？”

“我想喝点茶。”

“当然可以。我让男孩去泡。”

神父带着一瓶威士忌、一个杯子和一瓶苏打水回来。法恩斯沃斯